

## 从围湖造田到退耕还湖，洞庭湖团洲垸村民的湖边人生

“我们的生活又要从新开始。”



2024年7月7日，中国武汉，人们在被洪水淹没的长江汉口江岸公园钓鱼。摄：Ren Yong/SOPA Images/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

“不可能倒垸了吧，是谣言，”张玲说，肯定是谣言。7月5日下午，张玲一家和很多村民站在团洲垸（注：“垸”指中国湖南、湖北两省在湖泊地带挡水的堤圩，亦指堤所围住的地区）的大堤上，倒垸的消息还是在广州的哥哥打电话告诉她的。直到傍晚，警车、救援陆续开来，洪水冲进了村落，她才相信，真的倒垸了。

7月5日15时32分，是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团洲乡报险的时间，消息称团洲垸洞庭湖一线堤防发生管涌险情。当地抢险组赶到现场进行封堵，但不到两个小时堤坝决堤，洞庭湖洪水瞬间灌进团洲垸，第二天，决口最宽处就扩大到226米。

7月下旬，作者采访了历了这场劫难的多位村民。村民们推测，导致决堤的最大原因可能是现场没有防汛物资，一位参与了现场抢险的村民说，“连个麻布袋都没有，只有沙船往湖里喷散沙。”

留守团洲垸的村民多数已经六七十岁，一生与湖相伴，经历了两次倒垸，也见证了洞庭湖从“围湖造田”到“退耕还湖”的政策变迁。

1996年团洲垸第一次倒垸，损失伤亡惨重，他们中很多人失去了亲人。重建不到两年，又遭遇了1998年特大洪水。第一次倒垸时，他们正值青壮年，靠着坚韧的生命力重建起被冲垮的生活。时隔28年，年迈的他们对未来即使谈不上绝望，也有心无力。

1998年洪水过后，舆论开始质疑“围湖造田”导致湖区蓄洪能力退化，因而水患连连。有学者统计，1955到1998年的近50年间，洞庭湖水体面积因围湖造田减少了1460平方公里。

为修复湖区生态，1998年10月20日，中国国务院出台“退耕还湖”政策。政策实施至今，湖区水面面积有所回升，2023年达到了2625平方公里。不过，这一数字离4350平方公里（建国初期洞庭湖的水域面积）的目标仍有不小距离。

随着全球气候遽变，极端天气日趋频繁，现有政策已经无法充分修复湖区环境。洞庭湖倒垸事件再次发生后，不少网民认为应该“将属于湖泊的还给湖泊”。但对当地几千户居民来说，湖区是他们生计的主要来源，“退耕还湖”“移民”等生态工程，并非一朝一夕。



2024年7月5日，中国岳阳，一辆满载石块的卡车驶向堤防决口现场。摄：Yang Huafeng/China News Service/VCG via Getty Images

## 逃难

团洲垸很久没这么热闹了，7月5日下午3点左右，团北村的路上全是私家车、摩托车，后来又开了好几辆救援车，村民们都在惊慌地逃难，村干部的指示是，不准带任何物品，保命要紧。

团洲垸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东南部，三面临湖，是华容县防汛的前沿阵地。6月下旬以来，湖南多地笼罩在暴雨红色预警之下，强降雨持续时间长达17天，是湖南省1961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区域性暴雨过程。

暴雨导致洞庭湖水位持续上涨，直到7月5日，团北村很多村民才感觉水位慢慢下降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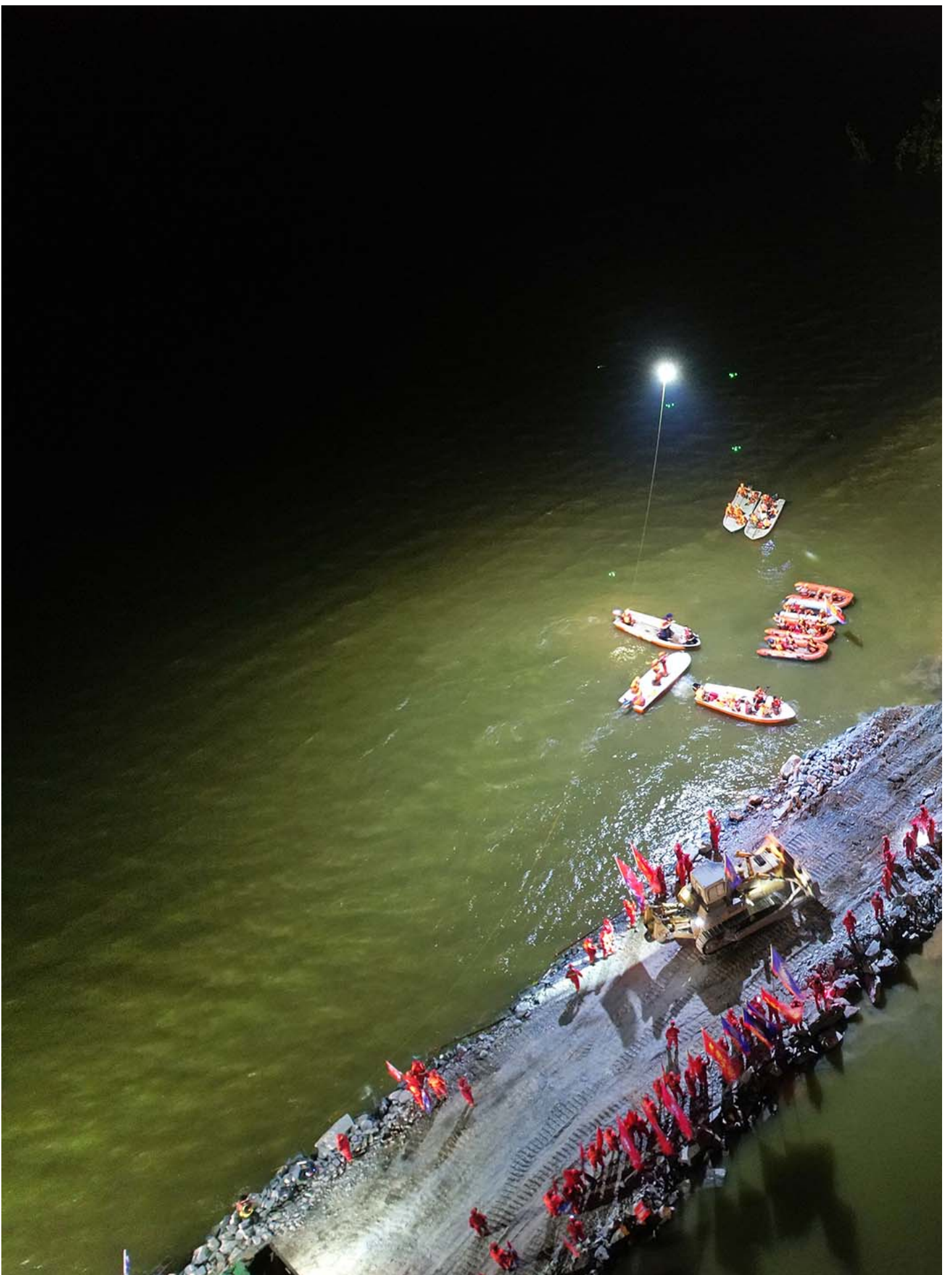
张玲的丈夫许卫，每天都去大堤上看看水位。他在洞庭湖边长大，经营着近40亩的鱼塘，家和鱼塘距离洞庭湖倒垸处大概2公里。许卫很关心水位，因为水势决定了鱼塘的生计。7月4日饭后的傍晚，许卫照常去大堤散步，查看水情，看到水势下降了大概三分，才放心地回家了。

许卫回家的同一时间，同为团北村村民的蒋平来到大堤值守。这是湖边村民在汛期的一种约定，除了乡政府会安排人员在大堤上巡逻防汛，村民也会排班值守。防汛三件事，一是除草，把堤坝边的杂草割除，防止杂草遮挡水情；二是巡逻；最后则是发现险情，及时抢险。

团洲乡团北村地处洞庭湖和藕池河交汇处，三面环水，一线防洪大堤长20.8公里，是华容县重要的防汛阵地。

7月4日晚上，年过60岁的蒋平在大堤上值守了一夜，第二天上午6时57分，他拍了一段洞庭湖的视频，视频中堤面完好无损，没有塌陷。看到水位下降了一点，蒋平放心地回家睡觉了。

正是蒋平值守的这段大堤，在7月5日的傍晚出现决口，从洞庭湖涌入的洪水又一次冲毁团洲垸。



2024年7月8日，中国岳阳，救援人员封锁洞庭湖堤坝决口。摄：Yang Huafeng/China News Service/VCG via Getty Images

7月5日清晨，团洲垸的村民仍重复着昨天的生活，没有异样。张玲和许卫，还有一对成年的女儿，在天光微亮时起床，赶着去鱼塘喂饲料。鲈鱼娇贵，天亮后，温度升高，便不再进食。

打理好鱼塘的事情，许卫外出帮其他村民补菜秧，张玲和两个女儿照常做家务，准备午饭。其他村民，也在忙着照顾各自的农活。这个时节，不少村民种了大豆、玉米等农作物，更多的村民在家看电视、打牌，消磨时光。

一艘沙船沉静地停在洞庭湖上，大堤旁几辆轻型卡车模具般一动不动，卡车侧面挂着防汛的红色横幅，写着：以车代仓。（注：“以车代仓”指将重达数吨的车辆直接推入溃口抵挡洪水）

华容县这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6摄氏度，村落静谧。蒋平吃过午饭，小憩了一会，大概午后三点半，想着再去大堤看看水位，刚出门不到5分钟，就听到很多村民神色惊慌地喊：倒垸了！要倒垸了！快跑！

蒋平起初不太相信，但想到年迈的老伴和年纪尚轻的孙子孙女，还是急忙赶回了家，催促一家人坐上他的摩托，逃难。慌忙中，老伴收拾好证件和存折，来不及带换洗的衣服，一千多元的智能手机也落在了家里，后来和家里的电器一起被洪水冲走了。

蒋平骑车带着家人往钱粮湖大堤（注：距团洲垸不远处的另一段堤坝）赶，平常5分钟的路程，那天下午骑了20多分钟。路上全是私家车、三轮车和摩托车，大家都在逃。蒋平回忆，大概下午4点，一家人才赶到钱粮湖大堤。

蒋平一家人逃难的同一时间，张玲和女儿接到了村里熟人的电话，告诉他们倒垸了，赶快跑。张玲赶紧叫上父母，两个80多岁的老人，又收拾了些金银首饰。还有一个金戒指，她找不到了，时间不多，她害怕。老人就穿着拖鞋和汗衫，一家人往团洲垸大堤赶去，这条堤是距离张玲一家最近的高地。

到了大堤，湖面的沙船仍旧安静地停着，卡车也一动不动。那时大概三点半，湖面平静，看起来没有人在抢险。张玲当时站立的地方离后来的决堤口不到1公里。等到下午4点左右，张玲一家人才看到6辆轻型卡车冲进了湖里，抵挡洪水，似乎因为卡车的重量，大堤的一段路面塌了。

团华村的村民周胜也赶到了倒垸处，半小时前，他接到村干部的电话，那头的声音很着急：“冒眼了！（注：当地方言，指水像喷泉似的涌出地面），赶快喊人来抢险！”



2024年7月6日，中国岳阳，岳阳市华容县堤防决口后，救援人员疏散一名被困的水手。摄：Yang Huafeng/China News Service/VCG via Getty Images

周胜的第一反应和其他村民一样：不可能，水位都下降了。但他还是立刻赶回家，放下锄头，骑上摩托车去村里喊“劳力”（注：当地方言，即仍有劳动能力的男人）。周胜叫来三四十名村民，大家一起骑着摩托车往倒垸的决口开去。决堤口离周胜的摩托大军不到8公里，加足马力赶到险情发生时，已经是下午4点。

“以车代仓”的卡车已经冲进了湖里，湖面上的沙船奋力向大堤决口处喷着散沙，但散沙喷过去，马上就被水冲走了。现场有男人在喊，“拿麻布袋，有没有麻布袋？”得到的回答是，没有。

周胜的说法印证了社交平台上流传的防汛视频，网传视频显示，烈日下，只有沙船往洪水中喷沙，大堤的水泥地面已经断裂，防汛工作人员着急地喊麻布袋，但现场连个塑料袋都没有。“这个险肯定抢不住了”，周胜说，他跟同来的村民掉转摩托车头，赶回家，去抢救家里的财物。

张玲还是不愿意相信倒垸了，直到亲眼看着洪水冲毁了他们的家、鱼塘和刚刚养大的12头猪，动物的哀嚎混在洪水的“轰轰”声里，很快消失在浑黄的激流中。

## 与水争利，团洲垸围垸始末

团洲垸的一草一木，张玲再熟悉不过了，她在这里生活了45年。

1979年，张玲只有7岁，和两个哥哥跟着父母移民到了团洲垸，能过来，还是父母找关系要的指标，当时的团洲垸是农民眼里的良田，土壤肥沃。

洞庭湖区大规模围垦始于1950年代。据南方都市报报道，1959-1961年中国经历三年困难时期，“以粮为纲”成为此后20年农业发展指导方针，洞庭湖区掀起“向湖要粮”的围垦热潮。数据统计，1959-1978年，洞庭湖面积由3141平方公里减少到2707平方公里。每年汛期大量超额洪水寻找出路，洞庭湖洪涝灾害频发。

1977年，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为了消灭血吸虫和增收粮食，在东洞庭湖西岸把芦洲改农田，筑起了团洲垸。团洲垸围垦耕地3356.3公顷，垸内人口2.8万人，属于重点蓄洪堤垸。这也是湖区最后的“围湖造田”。

围垦之后，团洲垸村民响应国家号召，开始种植棉花。多位村民回忆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棉花单价高，每家都种了几亩地，靠种棉花一年收入三千元左右，那是团洲垸的高光时刻。

在洞庭湖边生活，免不了和湖水争斗。湖南省水利厅统计，20世纪50年代以来，洞庭湖区有40年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，相当于平均每1.5年一次。最严重的一次，就是1996年团洲垸倒垸。岳阳史志办资料显示，当时团洲垸大堤决口460多米，大量民房倒塌，直接经济损失5.5亿元，14人遇难。

这场灾难的阴影至今萦绕在团洲垸村民心头。28年过去，他们仍能准确回忆起倒垸的日期：1996年7月19日。那一天，张玲失去了四个亲人。

那年，张玲的大女儿刚出生7个月。那天午后，她走出家门，看到水从大堤的路面上冒出，像喷泉一样往上喷，水柱大概有两层楼高。张玲吓得赶紧冲回家，什么也没拿，抱起女儿就往大堤的高处冲，水越过了大堤，没过了她的腰。这段路程不过200多米，但她全身发抖，等跑到安全地段时，鞋子没了，坑也倒了，洪水从决口冲进了村子。

张玲说，当时她全身颤抖，但为了孩子，凭着求生的本能爬上了大堤，又朝未决口的大堤继续没头脑地跑了1公里多。她的脑子里，只有一个声音：跑。

“我们的命是捡的，”张玲这么告诉我。那次倒坑，张玲一家只有她和大女儿逃了出来，奶奶、叔叔、侄女和弟媳都被洪水冲走，至今没有找到尸体。



2024年7月6日，中国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洞庭湖堤坝决口后，救援人员疏散被困村民。摄：VCG/VCG via Getty Images

“死了很多人”，团洲垸的村民说，没有任何预警和防备，水就冲了过来，连屋带人，一起不知去向。很多村民还能说出，那场大水后尸骨无存的亲人和熟人的名字。

1998年3月，《地理学报》刊发了一篇由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系副教授李景保的文章——《洞庭湖区1996年特大洪涝灾害的特点与成因分析》，文章称，1996年，团洲垸水淹近80天，死亡651人，直到10月上旬仍有上万灾民挤在大堤搭棚居住，灾情惨重。

这篇文章刊发仅4个月后，那场历史性的洪水——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灾，再次袭击了洞庭湖区。

幸运的是，这一次在中央政府调度下，团洲垸的大堤守住了。许卫记得，1998年夏天，他的心脏没有问题，还还算个劳力，他和上百名村民手挽手，组成了一道道人墙抗击洪水。

第一次倒坑时，张玲刚结婚4年，家里一贫如洗，仅有一些维持生活的必需品，洪水把“家”冲走了，连口煮饭的锅都没留下。过了两年，家里经济刚有点起色，又遭遇了1998年特大洪水，虽然没倒坑，但损失惨重，农作物和鱼塘颗粒无收。

长年围湖造田、与水争利，破坏了湖区生态的平衡，导致水患连连。岳阳市政府官网曾刊文称，长期以来，随着泥沙逐年淤积、人口增长和消灭血吸虫病害等原因，洪道、湖泊洲滩被不断围垦开发，使河湖行蓄洪能力下降，洪灾频繁，特别是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，使沿江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。

1998年特大洪水过后，中国国务院提出“封山育林、退耕还林，平垸行洪、退田还湖，加固堤防、疏浚河湖，以工代赈、移民建镇”政策。

洞庭湖的生态政策，由此开始了从“围湖造田”到“退耕还湖”的转变。1998年10月，岳阳市开始平垸行洪、退田还湖，历经五年于2004年春节前全面竣工。

此后，团洲垸也未停止对水利工程、防洪大堤的小修小补。每隔几年，当地政府就会投入上亿资金加固堤防，或新修围堤。

然而，亡羊补牢式的防洪工程，不可能根绝洞庭湖区因地理、气候和人类活动导致的水患。

村民们不懂，为什么无论投入多少资金也挡不住汛期的洪涝，只以为是防汛资金可能被当地政府挪用。“团洲垸内涝、外涝不断，不知道修坑的资金到底怎么用的。”张玲感叹。



2020年7月9日，中国湖南省岳阳市洞庭湖，人们在水上捕鱼。摄：Yang Huafeng/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

## 相似的人生轨迹

7月下旬的一个傍晚，我在华容县职业中专见到了张玲一家。团洲垸倒垸后，华容县在城区华容县职业中专、状元湖实验学校、实验小学、章华小学设置了安置点转移受灾村民。

张玲一家四口在一个寝室，安置点寝室随机分配，男女混住，哪个寝室有空床位，志愿者就会安排村民住进去，中专的条件是所有安置点中最好的，上下铺8人间，有独立卫生间、洗漱台和晾衣架，还有24小时的热水供应。

刚到职业中专安置点时，张玲一家还在庆幸捡回了一条命。十来天过去，她越来越想家，惋惜在倒垸中损失的鱼塘。

2019年，张玲家开始养鲈鱼，今年本是他们最期待的一年，鱼的市价从年初每斤12元一路涨到了20元，一家人心疼那些白白浪费的鱼。

“如果你有10万斤鱼，多卖4块钱一斤，就多了40万，”许卫说，“现在涨了8块钱，如果不倒垸，我们可以多收入80万，一次性还清所有外债。”

张玲家的鱼塘欠着大概40万元外债，前年的鱼一直没舍得卖，本想等着今年卖个好价钱，鱼塘就可以回本了。许卫说，临近一家养殖户借了300多万，这次也是血本无归。还有养殖户和鱼贩子约好7月5日下午卖鱼，等鱼贩子开着车来到村里，垸倒了，鱼也不知所踪。

团洲乡所在的华容县是加州鲈的一大产区，去年全县鲈鱼养殖面积2.1万亩，产值有15亿元，而加州鲈养殖的主要集中地之一就是团洲乡。华容鲈鱼主要集中在夏季上市，倒垸给像张玲家这样的鲈鱼养殖户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。

华容县一合作社主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，当地至少有一个乡镇的鲈鱼全跑了，200万斤左右。一名业务员也表示，有上千亩精养塘被淹。

一名年近60岁的养殖户告诉我，他早年在老家种棉花，后来出去打工，广州、天津、河南的工地都有过他的身影。近几年回来做养殖，从亲朋好友处筹借了40万元，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鱼塘，也在这次决堤中被冲毁。

年迈的村民习惯了常常失控的生活，但到了张玲女儿这一代，少有留在团洲垸守着田地和鱼塘的青年人。80后、90后们不愿再把命运托付给湖水，开始寻找更稳定的生计，更多人南下谋活，越来越多的田地也外包给了种植大户。

张玲的大女儿早早就脱离了农活，年轻时在广州、长沙的奶茶店、手机店等地打工。两年后才回到团洲垸，她说打算安定下来，和父母一起经营40亩的鱼塘。只是，刚熟识鱼的习性，学会照料鱼塘，一场洪水就让一切归零。

团洲垸大部分村民都有着相似的故事，人生轨迹随着洞庭湖的水位起伏。

1982年，26岁的陈香莲嫁到了团洲垸，生养了一对儿女，一家人靠着种棉花的收入，从土坯房搬进了一套有四个房间的红砖平房。孩子慢慢长大，生活似乎变得越来越好。但1996年团洲垸第一次倒垸，寄托了全家人生活希望的红砖房一夜之间被洪水冲走，什么也没留下。

这场洪水前后，陈香莲的儿子和丈夫因为肺病不能再做重体力活。为了撑起家里的开支，之后十余年，陈香莲跟着村里其他男人一起南下打工，在广东中山一家医院的ICU部做护工，每个月工资3000元左右。

近几年儿子病情恶化，陈香莲才回老家在华容县找了份保洁的工作，但似乎“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厄运专找苦命人”。今年4月，儿子在ICU抢救一个月后病逝。三个月后，陈香莲尚未从丧子的哀痛中恢复，又再一次看着房子被洪水冲垮。

我见到陈香莲的这个夏天，她已经快70岁了。坐在安置点，向我说起她的一生，说到那些苦难时，她不知道为什么却笑了起来。“1986年盖的新房，1996年被冲走，又盖新房，又被淹。”

“哈哈，”她笑道，“嫁到团洲垸，真是倒了八辈子大霉。”这句话她重复了好几次，只有提到儿子，陈香莲才面色凝重，眼角淌泪，她摆手，“不提这个。”



2024年7月7日，中国武汉，人们经过被洪水淹没的长江汉口江岸公园。摄：Ren Yong/SOPA Images/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

## 尾声

不想提的事情还有很多。

蒋平心疼家里一千多斤的谷子和十多亩的棉花地。1996年倒垸，蒋平的孩子刚好7岁，2024年倒垸，蒋平的孙子满7岁，小男孩说，“我们的生活又要从新开始。”

学习机、平板、词典笔，还有暑假作业，小男孩说，“全部都没啦。”对这个小男孩来说，生活重建从暑假作业开始。来到安置点后，奶奶带着他们去县城新华书店，买回了作业，但很多东西买不回来了。

张玲的丈夫许卫担心，鱼塘生意没了，还能不能从鱼饲料店赊账，“今年亏光了，不知道人家还愿不愿意赊账。”买鱼苗的钱也是个问题，张玲说，“有钱人才借得到钱，越穷越借不到，人家担心你还不了。”

村民们唯一愿意主动谈起的，是倒垸的祸因。具体细节上大家意见不一，但所有人都说，刚开始那只是个很小的水洞，还不如一个碗口大。

“这么小的水洞，”那些上了年纪，没读过太多书的村民急切地告诉我，“用沙袋，用棉被就可以堵住。”但遗憾的是，缺乏防汛物资，“我们要追责”，从广州赶回来的一位女性村民说，“这就是人祸！”

7月7日下午，官方通报说团洲垸需转移7680人已全部安全撤离，无一人员伤亡，并得到妥善安置。

村民显然不认可政府通报中所称的“无人伤亡”，不少村民告诉我，至少有3人在这场洪水中被冲走，2位瘫痪在床的老人，和一个有智力障碍的村民。“大家当时都在跑，哪里顾得上他们？”

一天夜晚，我告诉张玲女儿，上面发钱了。央视新闻说，中央财政下拨了2.58亿元支持湖南省防汛救灾。我把这条消息读给她们听，张玲的小女儿反而有些担忧，她担心灾后拿不到给养殖户的补偿。

她问我，“到时候，领导会不会说，下拨的钱都被你们吃掉了啊。一天三餐，配的牛奶都是进口的，都被你们吃掉了。”

安置点的牛奶是“阿尔乐”，进口产品，原产国显示是丹麦，网上一瓶价格近7.5元，张玲的两个女儿从没喝过这么贵的牛奶。

夜色中，她俩送我出校门，“我宁愿不喝，”她们说，“想回到没被淹的时候，鱼塘还有很多很多的鱼，我们可以卖很多很多的钱。”

**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**

[#人类世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